



IN FILM CIRCLE

影坛风流

曹积三 阎桂笙 著

影坛风流

曹积三 阎桂笙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I 25 / 71

影坛风流

曹积三 阎桂笙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 数 203千字 8.25印张
版 次 1991年7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115-9/I·204
定 价 4.30元

内 容 简 介

你想知道那些默默无闻之辈是如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大明星吗？你想知道那崎岖坎坷的艺途上是充满怎样的不寻常吗？……

这是一部描写影坛风流人物张艺谋、刘晓庆、潘虹等人的报告文学集。作者长期从事电影工作，在与影坛人物广泛接触的基础上，撷取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不仅描绘了他们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也展示出他们美好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对电影艺术严肃而执著的探索，几乎每一篇都是一部简明生动的人物传记。此书为渴求成功的青年朋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也是电影研究者颇有价值的参考书。



作者像

序

阎桂笙

编罢这本电影人物的集子，极笔远望，天际大雁南旋，金风送爽。记得，出版公司定下选题，并嘱我们快些发稿时，雁阵刚刚北还，窗外飘来缕缕春风……

从早春到晚秋，在编辑同志的一再督促下，我们终于交了卷。

当这本集子象个婴儿呱呱坠地时，我们特别感激关心他、并为他顺利“接生”的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和编辑同志。

影坛，是一块风流的热土。

在这另舞台上，造就着风流人物。风流者所以风流，大半的原因，缘于他们的魅力，缘于他们在银幕上的创作产生的魅力。然而，由于倾倒者和崇拜者的过分青睐，往往给他们的成功和人生之路布上了迷雾；又由于不知情者的讹传，越发增添了光怪陆离的色彩。在影迷遍于国中的华夏，披露有关他们真实的背景材料，亮出他们的真情，显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他们的艺品，更有助于了解他们的人品。当然，如果有谁通过它们，能够引发对历史和人生的某些思索，哪怕是一点点的，也足以令人喜出望外了。

这便是我们要把《影坛风流》奉献给读者的原因。

DM 64/27

收在集子中的这些篇什，有我们的近作，也有早时的作品，它们写于1979到1990年的11年间。我们写了银幕上首当其冲的风流人物——演员，更写了隐匿在银幕后面的无名英雄：编剧、导演、作曲、美术师、配音演员等等。

人各有貌，是人物本身呈现的事实，它成为我们遵循的创作原则。我们根据不同人物的特点，择取了不同的侧面，从不同的视点展示人物的风采。这其中有政治的沉浮，爱情的华章，不寻常的身世，独特的性格、嗜好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等等。在撰写这些侧面的同时，我们紧紧结合了他们在电影艺术上的奋斗和追求。因为，我们以为，如果脱离了这一层，就失去了影坛人物的基本特色，就会成为一般的轶事轶闻的介绍，流于肤浅。

在行文时，我们遵循的另外一个原则是真实。真实才有意义，真实才有价值。积三长期从事电影和电影报刊的编辑工作，特别是在多年的《大众电影》记者工作中，长年奔波在电影厂和外景地，与电影界人物有着广泛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文中所写的人物，几乎全是他熟稔的朋友。

我们格外兴奋地告诉读者朋友，本书中所写的一些人物，在我们最初撰文举荐他们的时候，还是默默无闻，而今都已蜚声影坛。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

电影事业，是人民性极强的事业，愿更多的风流人物在影坛涌现！

1990年金秋 于长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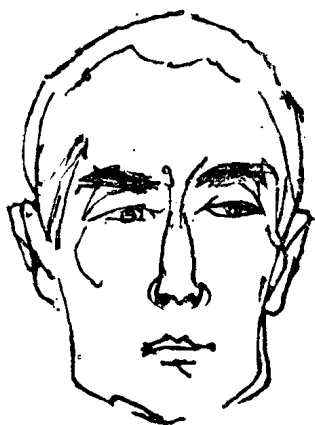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1)
艺谋，这条汉子	(1)
潘虹的世界	(24)
陈强的故事	(34)
川女刘晓庆	(51)
访台湾导演白景瑞先生	(62)
雷振邦传奇	(72)
林芳兵素描	(76)
诗人导演孙瑜	(90)
不灭的明星王莹	(100)
才子笑天	(120)
于洋，来自龙口的大船	(129)
宽定和他的女儿世界	(145)
天民，不倦的骆驼	(151)
将军梦	(159)
寻找“疯种”的人	(165)
方舒和命运之神	(172)
一个战士的足音	(182)

一代明星庞学勤	(190)
配音皇后向隽殊	(197)
时代的歌者傅庚辰	(202)
导演夫妻的爱情咏叹调	(206)
同时追上两只兔子的猎手	(213)
一位小人物	(218)
小敏的太阳	(223)
彼得风采	(231)
宋晓英速写	(237)
烽火中走来的导演苏里	(243)
杨在葆书虎	(251)
亚林赤诚的心	(254)

艺谋，这条汉子



现居美国休士顿的电影人物漫画家王维力，为在自己的笔下，画出极度传神的作品，专事琢磨电影人物的长相，经他琢磨过的人，其数量怕是要以三位数来计算的，那目力之明锐，判断之准确，应该说是很有点儿权威性的。蛇年初春，他来京省亲，我们谈天说地，话茬儿碰到了张艺谋，他忍俊不禁道：“艺谋先生的相貌，不仅在国内影圈独领风骚，就是在国际影坛也可与人一争高下。”艺谋的面孔，与英俊，与潇洒，与意气扬扬，与相貌堂堂，与通常用来形容男子汉和艺术家的诸多雅词儿，确实无半点儿缘份。无怪乎写《红高粱》的莫言，与艺谋首次谋面便想乐，因为他面前的张艺谋，实在太像他家乡搂锄耨地的庄稼汉子了，如果胳膊上再挎个筐，准会把他误认为是闯进院子卖鸡蛋的农村二哥。1988年元旦，张艺谋作为金鸡奖的评委来京参加评奖。在西山卧佛寺，我第一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绿色军大衣，青曲曲的光头，话不多，开口先笑，憨憨厚厚。如无人介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便是艺谋。

艺谋，其貌不扬。可他的心底，却别有一番世界，一个艳阳

匝地，气象非凡的世界。

那是在影片《黄土地》的外景地，艺谋和他的好友、导演陈凯歌，坐在山顶等太阳。面对着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望着那遮没了太阳的几抹淡云，两个相知颇深的年轻人掏起了心窝子。

凯歌挖着鼻孔说：“艺谋，在咱们这届电影学院的同学中，要强的人不少，但属你最要强，你的心比天高。”

艺谋并不回避，瓮声瓮气地说：“讲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级的大师，我也没有真正服过。”

他把身旁的几棵枯草揪在手里，一根根地折着：“对所有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不嫉妒，但我心里总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超过他！”

说罢，他凝视着那蓝格英英的苍穹，半晌又叹了口气，道：“我的心太高太大。我的自信也是非同一般的。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我的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就是身下九泉，也不会改变的。”

多么执拗的心劲儿，也许正是它使张艺谋闯关夺隘，成为影坛的奇才——

拿起摄影机，担任《黄土地》摄影，他摘取了“金鸡奖”最佳摄影的桂冠；

水银灯下领风骚，出演《老井》里的旺泉，他又同时成为“金鸡”和“百花”最佳男主角的得主，而且还在东邻扶桑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男演员大奖。

统率摄制组，执导《红高粱》，更是获奖连连，他不仅赢得“金鸡”、“百花”，而且获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继之，又获得第5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新颖奖”；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悉尼电影评论奖”；第1届马拉卡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

大阿特拉斯金奖”，等等。朋友戏言，他是得奖专业户。

在华夏影坛，无论是摄，无论是演，无论是导，样样都能成为佼佼者，并能接连在国际影坛称雄，为我中华民族争得如许殊荣者，张艺谋要算第一人了！

不管人们对他的影片有几多争议，也不管非议者对他的影片投以怎样的白眼，张艺谋必竟是张艺谋，他用自己的作品，为自己勾勒出了一幅画图，那是朝着艺术的伊甸园，拉着纤绳，赤脚踏地，在漫漫沙滩上奋勇跋涉的形象……

命运，赐给强者的，往往是挫折、坎坷、辛酸和苦难，就像如来佛偏偏要为西天取经的孙行者设置道道磨难，以试他的诚心似的。张艺谋的父亲和两个伯父，都毕业于黄埔军校。他的父亲，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毅然留了下来，但终因军衔够“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他的大伯父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他的二伯父尽管因投奔延安未成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却仍然背着“潜伏”的罪名。有着如此复杂背景的家庭，在当时，理所当然的，张艺谋生下来便比别人家的孩子矮半截儿。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漫天风暴，遍地狂潮，他的爸爸妈妈被席卷到陕南去放羊，他呢，到关中北仇村插队落户，一干三年；接着到纺织厂当搬运工，一干又是七年。十年的光景，十个春秋的岁月，削出了他脸颊上的楞角；辛苦的劳作，练就了他那双经得起跋涉的大脚和那双茧花层层的大手。与山坳坳里的乡亲们一起务农；与纺织厂的工人们一起上班、下班，普通劳动者的挚朴、可亲，曾使他的心灵感受到美好和生活的乐趣。当然，他也有过烦恼、苦闷和孤独，但当他溶身在那些普通的百姓之间，当他对于他们逐渐有了相知，慢慢地，他便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家家都有一本难唱的经，人人都是一部苦辣酸甜的书，甚至有的人比他活得更艰难。于是，他逐渐学会了解脱自己，不再去咀嚼自己的那些痛苦和不快乐。

在人前，张艺谋沉默寡言。晚上，躺在床上，他的心头却产生了一种无名的躁动。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随波逐流，听凭命运任意摆布的人，比比皆是。而也有那么一些人，不愿做凡夫俗子，偏要与命运进行一番较量。张艺谋，就是这样一个犟种！

也不知从哪一天起，也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思谋着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不甘心就这般不温不火地度过一生，并滋生起学摄影的念头。

要知道，学摄影，这可是宗花钱的勾当，要照相机，要胶卷，还要洗印的相纸、药物和设备……而这一切，他一无所有。花钱去买吧，他囊中如洗，又无一点积蓄。那时，他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元，除去自己吃饭，还要接济家里。当时，他的父亲没有工资，家中又有年逾八旬的祖母和两个病弱的弟弟……

唉，穷小子偏要去碰花钱的玩意儿。张艺谋成心和自己过不去！

“自己的梦自己圆！”张艺谋并不气馁。他虽然涉世尚浅，可已经深深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唯一资本，就是他自己。他悻悻然，横下了一条心！

星期天，无风无雨的星期天。那是张艺谋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悄悄起了床。来到医院血库，当他加入职业卖血者的行列时，他不安地四下张望。因为，他不希望在这种时候碰到认识他的人。是自尊，还是自卑？说不清楚。好在因为时间太早，血库前除了卖血者，没有他怕见到的人。他终于坦然地把胳膊伸进了输血的窗口，那股般的血液，被汨汨吸取针腔里，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

就这样，张艺谋用自己的血，换来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在别人看来，这相机是兰黑色的，可在张艺谋眼里，它是红的，那是用自己莹莹的血凝聚的什物。张艺谋十分珍惜他的“海

鸥”，而且玩着命去钻研摄影。居然，用这台“海鸥”接连拍出了佳作，登上了报纸杂志，有一幅作品还在全国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这次获奖，对于张艺谋未来道路的影响，显得太重要了！它不仅为张艺谋心头那棵希冀从艺的苗芽，浇了一瓢活水，而且为他欲下海远航的小船，挂起了一叶帆篷。他有了自信，也有了明确的憧憬。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到了古都西安。张艺谋获悉了这个信儿，兴奋得一夜未能阖眼。他直觉得浑身的骨节儿都咯咯作响，他憋足了劲儿，决计进京赶考，一试雌雄。

不料，当他拿到了招生简章，一瞧，傻了眼。摄影系招生的年龄，不得超过22岁，而他，时年已27岁整。他恨不能时光倒流。可恨也白恨。他恨不能磕头作揖，请派出所所改改户口，可那又是明摆着的不行。他不象那种有招法的人家，靠门子，凭路子，改改出生年月，并不是件办不到的事，可对于他，比登天还要难喽！

尽管如此，张艺谋没有死心。他把自己的摄影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寄往电影学院，随后，又两度北上进京，求见老师，毛遂自荐。学院的老师们钦佩这位年轻人的精神，可是章程上有明文规定，白纸黑字，谁也奈何不得，只好摇头惋惜。

几乎陷入绝境的张艺谋，仍不绝望。他给当时任文化部长的黄镇同志写了一封信，那信写得情真意切，把他的情况和希望学习深造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爱才、惜才的黄镇同志破格恩准张艺谋可以不受年龄的限制报考摄影系。经过考试，张艺谋终于实现了他朝思暮想的求学愿望。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张艺谋入学不到一周，就有人张贴大字报，以“走后门”为

罪状，对他进行讨伐。三年级还没开学，学院的领导人，又以他“年龄太大”为由，劝他退学……别人的大学生活无忧无虑，张艺谋的大学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即便如此，他力排干扰，埋头于书卷，对于电影这门学问，孜孜以求。任课的老师夸他：“艺谋的东西有个性，既动感情又动脑筋。”大学四年，他四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功课门门都是优秀。

毕业分配，对于大学生来说，仍是重要的一关，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日后的生活和事业的发展。电影学院的英男靓女中，有招法的人特多，北京、上海一些走俏的影视单位，自然由他们捷足先登。家在西安，且已娶妻成家的张艺谋，却被分到地处大西南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去了。

张艺谋对此，并没有特别的介意。他笃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暗暗祈望，人员不多的广西厂，能为像他这样的人施展抱负提供比大厂更多的机会。

机会果真来了，他和一道分来的几位同学拿到了剧本《一个和八个》。本子写得挺有味，他们决意要把它拍出来。按规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当“助理”，像他这等人物，不能独立上戏。于是，他们采取轮番轰炸的办法，去跟厂领导“磨”，要求打破清规戒律，破格使用干部，而且郑重其事地立下军令状：保证拍出的片子思想、艺术都合格，否则，甘愿一辈子当助理！

年轻人的要求，得到了厂长韦必达的首肯。1983年4月1日，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在南宁宣告成立。担任摄影的张艺谋与导演张军钊和全组汉子，清一色地剃了光头，削发明志，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

就在片子开拍在即的当口儿，接连有三封电报发到摄制组，家里告诉张艺谋，他的妻子即将临盆。常言道：儿的生日，娘的难日。女人生孩子，是九死一生的事。张艺谋虽是铁打的汉子，可心中却也有似水柔情，那柔情甚至比别人更柔。他恨不得一步

跨回西安，恨不得生出翅膀顷刻北还，回到妻子的身旁，陪伴她度过难关，迎接孩儿的降生。然而，他清晰地意识到，怎么可以因为自家的事，而耽误大家的事业呢！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他没有走，留在了紧张劳作的摄影机旁……

好不容易争来的拍片机会，还有不玩命的？张艺谋象着了魔似的沉浸在影片的创作中。《一个和八个》原本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诗人这样唱道：“这是火烈的战斗里一块阴郁而不安的小天地；／这是生活的广阔的海洋上一篷行将沉没的船只；／这是革命的军队中一座临时的随军监狱。”就在这临时监狱里关押着九个犯人。其中，一个是被怀疑为敌人派遣奸细的八路军指导员，那八个则是土匪、逃兵和真正的奸细。这一个和八个，在被一起押解的途中，遇到了烧杀劫掠的日寇，于是引出了一场灵魂与生死的搏斗……

拍摄这部影片，张艺谋对于色彩、构图、光线等等都潜心设计，反复推敲，为了强调环境的严酷性，表现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威武豪壮的民族性的萌发，影片的色彩以黑白灰为主调，其他任何鲜艳的色彩都予摒弃。他说：“这种色彩的处理与当时实际环境也是相符合的。连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哪里还有黄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麦苗这类美丽鲜艳的色彩呢？”

对于画面，他采取了奇特大胆的不完整构图，镜头里常常只拍人物的半边脸，或半个鼻子。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构图呢？张艺谋为此曾反复思忖，他笃信构图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判定这种是正宗，那种是邪道。只要画面的构图是根据内容的需要，那便应该允许摄影师纵横驰骋。戏中的九个人物，有的是货真价实的坏蛋，也有蒙冤的好人，他们被不加区别的关押在一起，紧紧捆在一条绳子上，常常被限制在一个窄小的空间中活动，而且即将被统统处死。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他们怎么能不处在一种被扭曲的状态呢？

经过寝不安寐，食不甘味的痛苦折磨，张艺谋才确定采用这种不完整的构图方法。他说：“影片的不完整构图，主要是依据人物的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因素而来的。我希望通过这种构图方法，展示这种扭曲的非正常心理状态，给观众视觉上和心理上造成震撼，而且完成非常态下的中国人‘质’的飞跃和升华。”

影片完成后，青年摄制组的光头影人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曾在宿舍里，用碟子和暖水瓶盖做酒杯，有过一次小酌，他们庆贺影片北上送审，祈祷“通过”喜讯的早日降临。

岂料，他们盼来的不是佳音，而是影片不予通过的消息。

张艺谋和伙伴们得悉这个噩耗，心头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与难过，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后来，依照上面的指示，影片作了62处修改，才予放行。而在张艺谋看来，被斩了62刀的《一个和八个》，已经不够完整了。后来影协的女评论家罗雪莹这样写道：“就象孩子捧出自己赤诚的心献给母亲，却迎头挨了一巴掌，张艺谋和他的伙伴们心里又痛苦又委屈。”

张艺谋出师未捷，第一步，便闹了个趔趄，他在踉跄中，迅速振作起精神，同陈凯歌一起，投入影片《黄土地》的创作中。

1984年1月，陕北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寒风凛冽。张艺谋和导演陈凯歌、美术师何群一行三人，冒着寒风来到陕北体验生活。他们晓行夜宿，走沟下梁，每天跋涉几十里，广泛地接触了陕北人民，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强烈的震撼，引发出无限思索。

在延安，枣园和杨家岭的革命纪念馆，为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展示了在这块贫瘠、广漠的高原上，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他们看到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那天晚上，三个年轻人躺在延河畔的招待所里，兴奋得谈也